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CPR IESR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专题研究报告

2020年3月 总第6期

关注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隐形影响

刘诗濛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自武汉开始爆发。很快，疫情蔓延至中国全境及世界多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本文写成之时，中国除武汉外地区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与缓解。但疫情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并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有鉴于此，此次疫情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目前社会各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的制定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20年2月24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应急项目，鼓励围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应对、治理机制、经济影响及社会管理等方向，开展国家级别的研究项目。未来一段时间，针对疫情给出科学分析与政策建议，应该摆上经济学家们的日程。

本报告期望通过总结与发散性思维的方式，立足于经济学研究，谈谈此次疫情的几点隐性社会影响。

一、直接经济影响

在探讨此次疫情的隐性社会影响之前，我们先简单总结思考一下此次疫情的直接经济影响。这部分的影响有很多机构和学者已经做了较为全面专业的分析，且大家的基本理解大同小异。

从短期看，由于对疫情最有效也最普遍的应对措施是隔离，疫情对经济运行的短期冲击最主要体现在对面对面经济活动和交易的阻碍。因此，一些需要面对面发生交易、依赖于人群聚集和人流量的行业在短期内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餐饮、旅游、电影、交运、零售等行业所受短期冲击最大。而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本质，医疗与科技行业受益；隔离导致大家线上时间增加，线上游戏等行业短期受益。此外，对现金流要求较高的产业，以及一些底子较薄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近期受到较大的生存考验。

由于疫情发生恰是春节假期，实际上大多数公司都有放假的安排，因此很短期的疫情爆发以及隔离管控并不会对非节日经济类的行业产生大范围影响。但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目前的影响时间已经超出了“短期”，造成了一个中期的影响。很多公司从春节复工复产出现困难，疫情的经济影响开始往大范围扩散。这也是国家在2月下旬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鼓励疫情较轻的地区开展复工复产的主要原因。从中期看，此时的疫情影响来到了生产领域。由于生产领域的波动是隐性的，社会对其感知有滞后，当影响传导至全产业链时，往往局势已经较为危急。因此，有针对性预见性的政策调整就极为重要。

最后，从长期看，武汉地区的确诊人数存量依然巨大，湖北地区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若是疫情在近期依然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可以预期，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市的复工复产将会遭遇比较大的阻力，疫情或在某些行业产生长期影响。其中，湖北省作为电子信息、汽车、智能制造等产业的上游供应链大省，其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将会有严重的影响。此外，国外疫情发展超出预期。目前疫情较为严重的日本韩国欧洲等都与中国有长期贸易往来，与这些国家相关的外贸行业会受到较大影响。

从以上分析看，我们今后的政策重点应该是尽量不让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长期化。一方面早日结束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另一方面通过宏观与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复苏，同时重点关注受到重大影响的相关行业与短期抗压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最后，随着国际的疫情发展，若是中国能率先治理好疫情，或许也是中国在国际上取得先机的一个机会。

二、隐形的社会影响

疫情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疫情被控制的速度和代价。上述的讨论参考了证券公司的行研报告、银行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等，属于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然而，疫情的影响将超出经济的范畴，其社会影响值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应对。因此，这里主要基于一些经济学研究，思考一些经济影响以外的社会影响。

(1) 对消费、投资与风险偏好的影响

作为一次全国性的灾害事件，疫情的另外一种隐性社会影响在于对中国国民消费、投资与风险偏好的影响。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上的经济学论文 (Fan, 2020) 发现，在早年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并体会过农村地区艰苦的民众会在投资行为上更加的保守。同时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短期消费

品，不那么愿意购买房屋等长期消费品，也不那么愿意做长期投资。其主要影响机制是，这部分民众的风险偏好与生活习惯由于其早期经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更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在国外，也有诸多研究发现，经历过大萧条等特殊时期的民众，在人生中会选择更少的去承受风险，选择更为保险与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方式与投资方式。

联系到此次疫情，在疫情严重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武汉地区的民众，大多都有朋友或者社区的人染病的体验，有很多甚至经历过亲戚或者家人染病的痛苦。他们的心理状况与生活习惯很可能在这次事件中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造成之后长期性消费、投资与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影响。结合相关的经济学研究推测，这部分人群很可能在之后的投资行为上更为保守，并且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投资，这将对长期的地区性宏观经济有一定影响。同时，尤其需要关注年纪较小的青年与儿童。在人生的早期有了苦难的经历之后，他们的人生轨迹与人生观都会有一定的改变。因此，灾后的心理恢复与帮扶工作也应该是国家与社区此后工作的重点。当然，其余未有影响的民众，在经历了短暂的居家自我隔离与消费行为的暂停后，很可能在在疫情结束后，发生大范围的补偿性短期消费行为。

（2）对短期生育率的影响

有经济学文献讨论各类灾害对短期生育率的影响。例如，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的经济学论文 (Evans, Hu, and Zhao, 2007) 发现，强度和危险程度较低的飓风会造成一个短期的生育潮。这主要是因为，在飓风天气，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被影响，有了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就有更多的时间“造人”。同时，在危险天气，很可能没办法随时有足够的避孕措施，这也造成了更多的意外怀孕。该论文同时发现，强度和危险程度较高的飓风则会降低短期的生育率。这是因为危险程度较高的时候，人们花较多的时间在抗击灾害上，同时未来的时间和收入的不确定增加，因此生育率降低。

除了被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所关注，这种灾害对生育的影响现象也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多次被报道。例如，早在1966年10月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记录了在1965年11月纽约市经历了大停电时期后，9个月后多家当地医院经历了历史高峰的生育潮。

这次的疫情实际上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类似的冲击。在武汉等重点疫区，由

于大多数居民耳濡目染了很多新冠病例，更有很多家庭亲身经历了生离死别，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个强度和危险程度较大的灾难。因此在武汉地区，很可能会造成2020年底到2021年的生育率新低。在全国其余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管控很严，但大部分居民只是从新闻上和管控隔离政策上感受到疫情的影响，并没有形成心理创伤与长期预期的影响。大部分育龄人群是第一次有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居家，这极可能会在2020年底造成一个生育高峰。在中国从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的国策变化的长期背景下，这算是一个有利于国家人口结构长期健康发展的小插曲。

(3) 对区域性房价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房价与房地产业的隐性影响有多个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不少学者关注并分析了此次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我就不再赘述。在这里我主要想讨论一个容易忽略的疫情对区域性房价的影响。

目前，新冠病毒的源头依然未能完全确定。但由于首批集中出现的新冠肺炎病例大都有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因此病毒溯源工作基本围绕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2月24日紧急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可见，官方层面也认可了这种可能性。

对普通民众而言，海鲜市场等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区域忽然从感官上变得危险起来。可以预期，由于这种风险的存在，会使得这些区域附近的房子市场需求降低，造成房价下降。尤其是在一种重点受影响的区域，例如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附近，这种影响将会很大。这种由于风险预期的调整带来的房价变化在经济学文献中早有记录。例如，一篇发表在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的经济学论文 (Singh, 2019) 发现在美国的洛杉矶地区，发生地震的风险会使得房价下降。此外，另外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的经济学论文 (Fekrazad, 2019) 还发现这种风险与房价的关系会被与风险相关的大事件所强化。因此，当下正值疫情风头浪尖时，与海鲜市场相关区域的房价会在中短期受更大的影响。当然，随着恐慌过去，这种影响可能会慢慢减小但并不一定会完全消亡。

另外一种影响则是新冠引起的感染案例对周围房价的散点式影响。一篇发

表在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的经济学论文 (Chang and Li, 2018) 发现, 在香港房屋的主人发生非自然死亡会使得房屋的价格下降, 并使得周围的房屋价格也随之下降, 这在文献内被称为“污点效应”。可以预期, 在中国其它地区, 业主因新冠肺炎发生非自然死亡时, 也会对其拥有的房屋以及周围的房屋都产生一个负面的价格影响。甚至, 如果未来新冠肺炎得不到彻底消灭并有反复感染的可能性, 业主曾经感染过新冠肺炎都可能对周围的房屋价格造成一定影响。

三、结语

事实上, 与任何时代的大事件一样, 此次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将深入到每个角落, 在这里无法一一论述。比如, 很多人认为当年电子商务开始盛行与“非典”期间无法线下购物有直接关系。那么, 此次疫情是否对于线上会议、线上教学等相关产业有强力推动作用? 而这种全国性的线下工作尽量转到线上的推广, 是否会产生一种根本性的人类社会的“线上行为替代”, 即线上场景对线下场景的加速替代? 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的集聚与人口的分布模式是否会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可以想象, 此次疫情过后, 国家与社会都将得到很多经验与教训, 也有很多新的工作要做。一方面, 要恢复经济发展, 保持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平稳增长。另一方面, 要思考城市未来发展、公共安全与卫生等重要课题, 并对上述讨论的社会影响有针对性的做善后工作。作为经济学者, 我们能做的应该做的还有很多。而在越来越具有挑战的未来发展之路上, 大家都有机会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Richard W. Evans, Yingyao Hu, and Zhong Zhao. 2007. “The Fertility Effect of Catastrophe: U.S. Hurricane Birth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3.

Amir Fekrazad. 2019. “Earthquake-risk Salience and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California.”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78: 104-113.

Ruchi Singh. 2019. “Seismic Risk and House Prices: Evidence from

Earthquake Fault Zoning.”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75: 187-209.

Zheng Chang and Jing Li. 2018. "The Impact of In-house Unnatural Death on Property Value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73: 112-126.

Yi Fan. 2020. "Does Adversity Affect Long-term Financial Behaviour? Evidence from China's Rustication Programme."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15.



黄埔大道西观点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官方网站：<http://iear.jnu.edu.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

电话：020-85221755